

热血之花

REXUE ZHI HUA

热血之花

张恨水◎著

无法忘记的回忆

不能磨灭的历史

REXUE ZHI HUA
热血之花
张恨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热血之花 / 张恨水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9778-3

I . ①热… II . ①张… III .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6627号

热血之花

REXUE ZHI HUA

张恨水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 嘉 李 子

责任编辑：李 梅

责任校对：刘小燕

装帧设计：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000mm 1/16 印张：28 字数：350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778-3

定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热血之花

第一回	怕见榴花发生五月	愿为猛虎志在千秋					
第二回	争道从戎拈阄定计	抽闲访艳握手谈歌					
第三回	密地潜来将军发令	雄资骤得少女忘形					
第四回	歌院传笺名伶入彀	兰闺暗客旧侣生疑					
第五回	留别书弃家卫社稷	还约指忍泪绝情人					
第六回	啼笑苦高堂人去后	昏沉醉客舍夜阑时					
第七回	魔窟归来女郎献捷	荒园逼去猾寇潜踪					
第八回	兄弟相逢扬声把臂	手足并用决死登山					
065	056	047	038	029	020	011	003

					第九回	不测风云忘危杀贼	无上荣誉受奖还乡			
					第十回	复国家仇忍心而去	为英雄寿酌酒以迎			
					第十一回	涣释疑团凌空落柬	深临险境乘隙窥营			
					第十二回	施妙腕突现真面目	下决心不受假慈悲			
					第十三回	邀影三杯当时雪耻	流血五步最后逞雄			
					第十四回	含笑遗书从容就义	忍悲收骨慷慨宣言			
					第十五回	访寒居凄凉垂老泪	游旧地感慨动禅心			
第十六回	思断三秋悲歌落泪	名垂千古热血生花	133	124	115	107	099	091	083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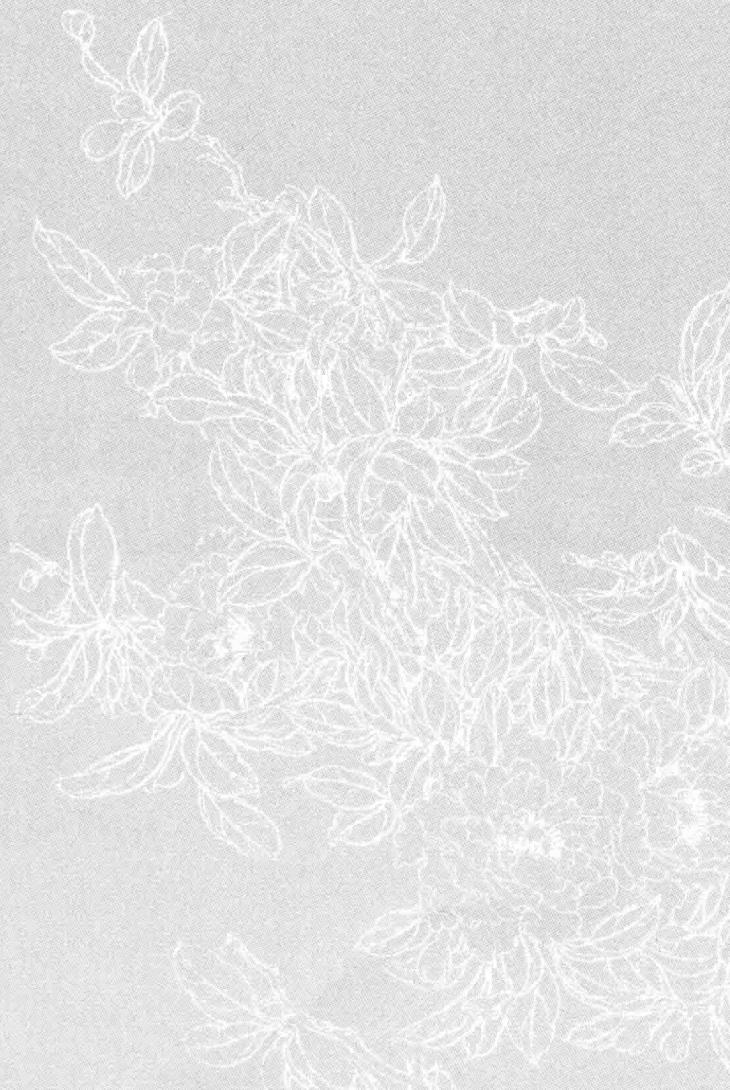


目录 八十一梦

序言	自序	楔子	鼠齿下的剩余	151
147				
		第五梦	号外号外	159
		第八梦	生财有道	177
		第十梦	狗头国之一瞥	191
		第十五梦	退回去了廿年	203
		第二十四梦	一场未完的戏	220
		第三十二梦	星期日	234

第三十六梦	天堂之游	254
第四十八梦	在钟馗帐下	277
第五十五梦	忠实分子	299
第五十八梦	上下古今	320
第六十四梦	「追」	342
第七十二梦	我是孙悟空	363
第七十七梦	北平之冬	384
第八十梦	回到了南京	411
尾 声		438

热血之花



第一回

怕见榴花灾生五月
愿为猛虎志在千秋



这一部书¹，不知道说的是中华民国哪一年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中华民国哪一个地方的事情，但是等到读者读完了这一部书之后，也许很愿意中国有这件事，也许很叹惜，中国竟不免有这一件事，见仁见智，这只好等候将来再下断语了。我们这一部书开场的时候，在城外一个附郭的村庄上。这个村子，叫做太平庄，庄子外，东边有个教会大学，西边有个国立大学，所以在村子里住的人，十停之八九，不免与教育事业有关。因为这个缘故，乡村自治，也是办得极好。其中一个人家，是幢半西半中的住房，楼外有一所平台，平台之外，下临一片草地，让一排高拂云霄的垂杨柳，遥遥地围护住了。杨柳之外，是一片水稻田，这个时候，秧针出水有一尺高，远远地望去，真个是绿到天涯。在这一片绿毡的大地上，却有一道赭色的界线，将它来分破，

1 本书为张恨水先生经典代表作之一，书中有部分字、词及语法语句与现代用法不同，为保留先生原作风貌及时代特色，故本书仍维持先生原来用法，特此说明。——编者注

原来那是阳关大道，直通边地的。再由这人家楼房向里瞧，这平台上，摆上了十盆石榴花，在绿叶油油的上面，顶着血也似的花朵，在太阳里照着，光耀夺目。平台后面，几扇窗户，和两扇绿纱门，一齐洞开，楼上面是人家一个大休息室。布置得很是精雅的，一张摇动的藤椅上，躺着一个五十以上的老人。

他口衔烟斗，手捧了一本书，映着阳光在那里看。野外的南风，由水田上吹来，带着一阵植物清馨之气，人的精神为之一爽。他是这教会大学里的一个哲学教授，姓华名有光，是个道德高尚，学问又有根底的人，除了教书而外，他不大愿意过问别的事情。这几天以来，他似乎有一种很深的感触，不时地叹着气。这时他看着书，方始有点兴趣，忽然一阵军鼓军号的声音，由窗子外送了进来。那声音遥遥地自西而来，而且还夹着两声马嘶，分明是那条阳关大道上，有军队开拔经过。他就停书不看，坐了起来，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听听，又有军队开拔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每到五月里，总是打仗，这个五月，真是不祥的月份。”

在这屋子当中，有一张小圆桌，两个青年，正在那里下象棋。这两个人，是有光两个爱儿，都是大学生了。长子名国雄，次子名国威，他们两人，也和他们父亲一样，这几天是加倍的烦恼，兄弟二人在这里下象棋来消磨苦闷。及至有光说了那几句话，国雄将象棋一推，站了起来道：“父亲，你还是保持你那非战主义吗？”有光取下了他所戴的大框眼镜，用手绢擦了一擦，再将眼镜戴上，然后很从容地答道：“当然。人在世上，是求生的，不是求死的，现在世界上，拼命地研究杀人利器，利器造成功了，就去论千论万地杀人。杀死了人，抢夺人家的财产，拘束那没有杀完者的行动，他不知道他是无理性，不人

道，他还要说是他忠勇爱国。平常人杀一个人，法律就要判他的死罪。到了军人手上，整万地杀人，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是什么理由？我认为现在的造枪炮的人，造兵舰的人，以至陆军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疯子，都是魔鬼，他们靠他们的技艺学问去求生活，和野兽吃人，原是一样无二。至于那毫无知识的兵士，我只觉他们吃了魔鬼的魔药，除了可怜他而外，没有别的法子了。”他说着话，站了起来，手上拿着烟斗，再安上了一烟斗烟丝，步行到窗户边，向外望着，这时他气极了，以为他这两个儿子，不屑教诲，不必去和他儿子再争论了。他这样向外看着，首先射到眼帘来的，便是那几盆石榴花，便摇了一摇头道：“看到这石榴，我就记起了这是旧历的五月。这个月份，在中国是十二分不吉利的，到了这时，不打仗点缀点缀，好像就对不住这个五月似的。这个五月，最好是糊里糊涂过去，连这种石榴花，我也怕见得了。”他的夫人高氏华太太，也坐在窗子边一张横榻上，低了头缝衣服，不免就放下衣服来笑道：“你又在那里高谈玄学了。”国雄将棋盘推得远远的，两手扶在茶几上，向上托着小腮颊，表示出很沉着的样子，一人自言自语地道：“不见得自古以来，五月就是坏月，反言之，中国五月是坏月，别人正是好月，我们不能纠正过来，让这月成个好月吗？”有光口里衔了烟斗，这时掉转身来，向他两个儿子望着道：“你不信我的话吗？你想，五三，五四，五七，五卅，不都是五月吗？而今又是五月。你想，这五月是不是不祥之月。我们不要以为帝国主义压迫，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谁让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强呢。”国雄道：“正是为了要自强，我们才要军队呀。”这位老教授，觉得儿子没有理会到他的意思。他正是说有了军队，年年内乱，所以不强。国雄倒偏说是就为了这个要军队。他气不过了，依然躺到藤椅上，将

刚才放下的那本书，重新拿起来看。两手捧着书，挡住了面孔，只有他口中衔的烟斗，向书外斜伸出一个头子来。

国雄还不肯停止他的辩论，望了他父亲道：“无论如何，我认为在中国现时，是不能持那非战主义的。您不是怕看到石榴花开吗？我以为我们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以后要爱看石榴花开。把这个多灾多难的五月，变成一个大可庆贺的五月。”有光手里，依然捧着书，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脸藏在书后面，冷笑了一声。国雄道：“您别笑，让我细细来解释一番你听。您反对的是国家有战事，战事由何而起？是因有了军队，有了杀人利器。可是我们要知道兵和武器不是那样可怕，也有用处。一个国家要求他一国人的生成，不能不有军队，来防意外的侵害。譬如羊，那总是最柔和的动物，可是它头上，一般长了两个大角。这角做什么的，就是为卫护它自己起见，若是有豺狼虎豹来吃它，它就用角来刺杀豺狼虎豹。人类里头有羊，也有豺狼虎豹。我中国呢，就是人类中的羊。现在世界上各强国，谁不是像豺狼虎豹，要想吃一口大肥羊肉呢？您想，这羊能不长两只角来防备敌人吗？”有光听他儿子说了这些话，倒很有些学理，再不能够躺着不理会了，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将书放到一边。那烟斗里的烟丝，因为他看书的时候，爱抽不抽的，早已熄灭了，这时在桌上取了火柴，将烟燃着，重重地吸了两口烟，将烟喷着，然后从从容容地坐回那张藤椅。他本是上身穿戴着大袖衬衫，下身穿了长脚裤子，他用手提了提长脚裤子，表示他并不急迫的样子来。在他这样犹豫期间，他一肚子的议论，这就有了归结，想出了一个答复了。点点头道：“你所说的譬喻，很合逻辑，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羊，是用它的角和羊去打架，并不曾看到羊用它的角，和豺狼虎豹去打架。”国雄道：“话虽如此，可是不能为了羊自己打架，

就废除了羊的两只角，要不然，有一天豺狼虎豹来了，怎样去抵抗呢？”有光口衔了烟斗，两只手互相抱着，连连吸了几口烟，然后将烟斗取下来，向痰盂子里敲了一敲烟灰，摇了一摇头道：“你还是不明白，我看着这些羊有了角后，也变成豺狼虎豹了。不过它们是吃自己同类的骨肉罢了。”他父子二人如此辩论着，国威坐在一边，手抚弄着棋子，始终不曾做声。这个时候，看看兄长有些失败了，他突然站了起来，向大家一挥手道：“这个时候，不是讲理的时候了。若是就我个人的意思来说，做疯子就做疯子，做魔鬼就做魔鬼，生在这种世界上，我非去变为豺狼虎豹不可。变了豺狼虎豹以后，我要把欺侮我的仇敌，吃个一干二净。”他说着话时，左手伸平了巴掌，右手捏着拳头，在掌心捶了一下。这样一下，他是表示他已下了决心。有光看了儿子这种情形，与他的主张既是绝对相反，而且举动也过于粗鲁，是他所不愿见不愿闻的事。可是孩子们都是大学生了，他们有他们的思想，做父亲的怎能强迫。而且他们还有个永远护庇着的慈母在这里呢，又怎能说他们什么哩？因之口里只管吸着烟，一言不发。国雄笑道：“国威总是这样性急，话是一句很好的话，在你这态度上一表示出来，好话也说坏了。”有光老先生将两手反背到身后，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口里的烟斗，已是吸不出烟来了，他依然极力吸着，有时还闭一闭眼睛，可以见到他想出了神。

华太太在一边看到，觉得这两位公子，太有点让他父亲难堪了，两手按住了怀里正在缝纫的衣服，就向大家笑道：“闲着没事，你爷儿三个又抬杠。说到打仗，我不知道什么是战主义，非战主义，可是拿了性命去拼人，总不是一件好事。那年我们这儿过兵，全村子闹个一扫精光，鸡犬不留，你们还说要打仗呢？”国威道：“怎么不打，

打光了也就光了。若是不打，让人家洋兵把我们的财产收了去，还不如打光了，倒出一口气呢。我还是那一句话，愿做一只猛虎似的兵士，手里拿了手提机关枪，冲到敌人的阵线里去，对着敌人扫射。”他口里这样说着，两手端起一把小藤椅，向左肋下紧紧一夹，用椅子靠背朝着外，身子一转，做个扫射之势。他瞪着眼睛，闭着嘴，咬住了牙，表示出他那种坚决的态度出来。但是他身子刚刚转到一半，只听到当的一声，那椅子的腿，把桌上的茶杯茶壶，哗啷啷摔下来三个，瓷器砸在楼板上，茶叶和茶，溅到四处。国威手上夹了一把藤椅子站着呆住了，国雄哈哈大笑。华太太说了一声淘气，自己放下衣服，连忙找了扫帚畚箕，将碎瓷扫开去。老先生只将眉毛皱了一皱，不说什么，依然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国雄将国威手上的藤椅子接了过来放下，伸手拍着他的肩膀，笑道：“若是这样子扫射，我们家里先受着损失呀。”于是二人哈哈大笑。华太太清理着桌子，微微瞪着二人道：“都是这样大的人，不要闹了。你们要变老虎，先吃家里人吗？”国威道：“妈！你不要小看了我们，我总要做一点事情让大家看看的。俗言道得好，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们总要做一点出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就当……”国雄将手一摇，插住嘴道：“下面那句不要。天下的事，都看人怎样去做。只要下了那番决心，留芳百世，又是什么难事？”有光取下烟斗，人向藤椅上一躺，腿架了腿，淡淡地一笑道：“年纪轻的人，总是不知天地之高低，古今之久暂，留芳百世，这是一件多大的事情，轻轻悄悄的，让你们这样一说，就算成功了。其实你们还是想不开。呼我为马者，应之以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以为牛，中国哲学家……”华太太笑着站了起来，将手连摇了几摇道：“刚才非战主义这一个大问题，还没有讨论得完，你们又要讨论留名不留名的

问题了。当大学教授的人，大概卖弄的就是这一点。不过这一点，我早也知道了，用不着在家里辩论。我去泡一壶菊花茶来，大家喝上一杯吧，不要徒在字眼上考究了。”说毕，她又是一笑。华有光研究了一生的哲学，什么事情，都可以研究出一个理由来，唯有这怕夫人的理由，从何而来，却是无从说起。华太太这样一说，他在这种不知理由之下，又走到窗户旁边，向平台上去观望，只看了石榴花，不住地出神。两位小先生因为议论得了母亲的帮助，战胜了父亲，暂时不能再向父亲进攻了，也是默然，于是刚才议论风生的场合，一时沉静起来，就是华太太，在这个时候，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丁零零的一阵响声，打破了这寂寞的空气，于是这全部的情形，就完全变化了。